


「每週一課」演講：乩童與薩滿—以社會文化醫療為中心

演講者：莊吉發教授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退休)

摘要

臺灣乩童可以說是屬於嶺南巫覡文化圈的系統，「童」是源自古越語的「dang」，是指能讓神明附體的人，或神明附體的現象，也有和神靈溝通，進入精神恍惚狀態的意思。乩童的活動，對於一般民眾的精神生活方面，有重大的影響。乩童的民俗醫療，被稱為「巫術醫學」，或「巫術醫療法」。

薩滿，滿文作“”，讀如“saman”，是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稱呼跳神巫人的漢字音譯。在北亞民族的傳統社會裡，請薩滿禳災祛病的活動，相當普遍。薩滿被認為就是民俗醫療的靈媒，兼具巫術與醫術，可以說是醫治身心的醫者。

乩童信仰與薩滿信仰都是屬於古代巫覡文化的範疇，惟因其分佈地域不同，生態環境有差異，而形成不同系統的民間信仰。典型的薩滿信仰，相信萬物有靈，是屬於多神的泛靈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等。乩童信仰也屬於泛靈崇拜，但乩童的守護神，多屬於偉人崇拜或英雄崇拜。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中的動植物或飛禽走獸等神祇，則較為罕見，缺乏草原氣息。

薩 滿
與
童 乩

— 以社會文化醫療為中心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退休莊吉發



薩滿跳神裝扮



滿族薩滿跳老虎神模樣

Handwritten Manchu script in vertical columns, representing the first page of a manuscript from the 'Nishan Shamanic Legend'.

海參崴本《尼山薩滿傳》滿文手稿首幅

原始宗教意識與巫術意識是兩種相近的社會意識。這兩種意識是伴隨著吉與凶，善與惡，福與禍等不同概念，以及人們對這些概念所採取的不同態度所構成的意識場的出現而誕生。

巫術與宗教不同，宗教創造一套價值，直接地達到目的。神明是吉、善、福的象徵，人們祭祀神明，以容悅之，態度虔誠，而祈禱安然無事，於是產生了宗教信仰。巫術是一套法術，是達到目的之工具，人們借助於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企圖消災除病，逐鬼驅崇，充分發揮巫術的功能。在初民社會裡的巫術活動，主要是起源於人們對自己能夠控制和掌握自然的信心。他們相信只要知道方法，能夠以人之道通於神明，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便能控制自然，迫使自然界的風雨雷電及飛禽走獸都遵從自己的旨意，以達到呼風喚雨的目的。在初民社會裡，人們多將武巫覡視為通於神明或自然現象的代言人。

廣東、福建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都有乩童或童乩這個詞彙，臺灣乩童可以說是屬於嶺南巫覡文化圈的系統，所謂臺灣乩童是閩南「童子系統」的說法，確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童子」，又寫作「僮子」，或「童子」，宋代以降，文獻上已有福建地區以「童子」降神的記載。臺灣乩童就是屬於閩粵童子或僮子系統的一種巫覡。「童」，閩南語讀如「dang」，是指能讓神明附體的人，或神明附體的現象，而越南語裡的「dang」，也有和神靈溝通，進入精神恍惚狀態的意思。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童」就是源自古越語的「dang」。童乩或乩童就是指一種降神的術士。

鸞乩和乩童略似，所不同者，鸞乩是藉扶乩而傳達神意。鸞堂奉祀玄天上帝、王爺等神，在神案前置一方桌，桌上擺一沙盤，

以丁字形木架安放其中，懸錐於木架直端，由兩人扶其橫兩端，用法術請神至，畫沙成字，或示人吉凶休咎，或為病者開藥方。其扶鸞的乩童，可稱為鸞乩。以問神和牽亡為主要職能的「厝姨」，也是巫覡的一種，亦可歸屬於乩童系統，但厝姨都由女性扮演，可以說是一種女巫，文獻中的「紅姨」，就是厝姨的異寫。厝姨焚燒黃紙，念咒請神，進入催眠狀態後，裝作亡魂口吻說話。其巫術範圍很廣，主要的職能是問神牽亡，消災解厄。其中牽亡是厝姨牽引亡靈與生人對談的法術，又稱關亡，是關提亡魂的意思，即由厝姨召亡者之魂附於己身，以言禍福，是一種秘術，作法時必須使用符籙，猶如官府的移文關提人犯，所以叫做關亡。厝姨取一條長兩三尺的繩線，兩端穿針作結：一端插入亡者靈牌；一端插入厝姨自己頭髮中，口念咒文，呼請亡靈，當亡靈附體後，厝姨即可與問靈者對話。關亡類別很多，包括：看香頭、走無常、走陰差、調水碗、打神拳、落北陰、響鐺鐺、頂大仙、走路頭、降神等秘術。其中以落北陰為最高秘術，相信能至陰司詳查病源，例如有無冤鬼為祟，有無生祿，若生祿已盡，可由親生子女自願將陽壽借給亡者，由壇主做功德，身披法衣，造具疏文，入壇落北陰，奏達陰司。

大致而言，乩童的產生，至少有三個途徑：一是自願的，即自願拜師學習；二是被動的，得到神示，要他去當乩童；三是因緣成熟，突然通靈，就當了乩童。黃有興著《澎湖的民間信仰》一書指出澎湖漁村的民衆，大都相信乩童是由神所選召的，人在無法抗拒之下，才當乩童。相傳當乩童的人必須是「八字」較輕，壽限較短的人。神選他為乩童，是要他為神和人服務，因行善積德而增長其壽命。要成為一位稱職的乩童，還要經歷坐關等訓練過程，由老乩童或法師傳授起童、退童、

畫符、派藥、操演法器等法術。坐關期滿後又要經過所謂過火、過釘橋、爬刀梯等儀式來考驗他的真假及法力。

乩童法力的高低，決定於守護神的強弱，常見的守護神如玄天上帝、哪吒太子、神農大帝、白衣觀音、王爺等，臺南東石地方，常登場的守護神較多，包括義愛公、朱王爺、三王、蘇王、金王、李王、城隍爺、五府千歲、保生大帝、太子爺、老王、陳乃夫人、四太歲、五太歲、興王、池府千歲、虎爺、吳府夫人、觀音佛祖、媽祖、先師、林元帥、鄭元帥、武德英侯、林王爺、五穀王、上帝爺、刑府千歲、祖師娘媽、魏千歲、關帝爺等等，都具有地方特殊性。乩童請神上身的方法，主要有兩個途徑；一由法師做法念咒請神上身；一由乩童自我催眠請神上身。

乩童的出現，有其時機及過程，日人國分直一提出三個實例加以說明：

- (一)廟宇安置新神像時，乘著祭典的氣氛，常出現乩童。新神像的安置，大約須從一個月前開始，準備開演臺灣戲劇，使全村籠罩著熱鬧祭典的氣氛，當氣氛高昂時，乩童全身劇烈顫動，暗示新神的附身，施行神秘的法術。
- (二)瘧疾及其他因惡寒而全身顫動時，自起催眠作用，跳進廟裡，向民衆宣稱神已附身。
- (三)在自宅發生顫動，經家族和鄰居宣傳出現乩童，於是受到社會的公認。

乩童展示神通或超能力的方式，可以分爲文、武兩方面，文的方面，主要是透過靈鬼先將當事者的個人資料報知乩童，以展示乩童是真神附身；武的方面，多在公衆廟宇或私宅神壇進行各種表演。可以分爲不流血性質和流血性質兩類，不流血性質的表演是以不傷身體見功夫，較常見的表演包括晒釘床、坐釘椅、爬

刀梯、過釘橋、過刀橋、過火、煮油和解運等等；流血性質的表演，主要是巫器流血表演。乩童常用的巫器，包括七星劍、沙魚劍、狼牙棒、月眉斧及刺球等五種，稱爲五寶。乩童割舌刺骨，砍背劈額，鮮血淋漓。乩童流血性質的表演，其真正用意，是因爲流血象徵一種見誠與避邪行爲，以鮮血做爲朝聖的真摯心情，同時也是一種驅邪除煞的祭祀儀式，有許多廟會，就是以乩童見血作爲接香時的禮數。乩童操演巫器，必須得到附體神明的自我暗示後方能進行，即所謂神所憑依，創而不痛。乩童進入起童階段後，其聲調會變得與附身神明的性格一樣，或像媽祖的女聲，或像太子爺的童音，或如齊天大聖的猴語，因此，凡有問神之事，就要請桌頭來翻譯。乩童的乩字，不論是四轎或手轎的轎仔字，也由桌頭解讀，不識字的桌頭則藉附身發跳的輦轎之公信力來作爲判示的依據。起童高潮過後，乩童在助手協助下退童，回復本來自我。

乩童的活動，對於一般民衆的精神生活方面，有重大的影響。乩童的民俗醫療，被稱爲「巫術醫學」，或「巫術醫療法」。乩童問神治病的範圍很廣，依照問題的性質，可以作很多種的分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臺南東石郡司法課曾令乩童們列舉其種類，包括問神明或觀童乩、落地府、進花園、貢王、脫身、法事、討嗣等七項。澎湖地區常見的乩童巫術醫療法，除東石郡乩童所列舉的七項外，還有繞境祈福、煮油過火、禳解作向、捉妖驅邪、調解冤仇等項。

觀童乩，又稱觀乩童，就是祈禱降神。乩童在病患家起童，祈禱神明附身，指示病源，由桌頭翻譯，然後派藥治療。桌頭依照乩童的指示，寫出藥方，與符籙或爐丹混合煎煮。有時候則指示方向，請高明醫師看病。乩童也會用毛筆在金紙上面寫字畫符，

包括平安符、治病符、鎮宅符、驅邪符、安眠符、鎮夢符、鎮驚符等。治病符燒化水中，令病人服下。由於亡靈、孤魂、惡鬼、妖魔等作祟的病情較多，所以不但開列藥方，還要將作祟的妖魔惡鬼，或由天井梁木，或由屋隅等處查出，用包裹紅布的犬貓獸骨，把鬼祟除掉，病人方能痊癒。

爲了祈求闔境平安，善男信女於神明誕辰前一天，舉行神轎繞境活動，乩童表演操劍破頭，刺球傷背，穿插五針等巫術，善男信女相信神轎從門前經過，經乩童以七星劍比劃及鎮符後，就可以驅逐邪魔，保佑全家平安。

廟宇舉行大祭典時，在廟前表演煮油過火的儀式，乩童手洗熱油，口噴熱油等節目。過火是祭典時的清淨儀式，同時在廟前堆積木炭或木柴，燒成火灰，於祭拜後撒上大量的鹽粒，先由乩童通過，信徒們隨著過火，相信可以消災解厄。病患家屬相信隨著乩童過火，病人很快就可以恢復健康。

「作向」是一種咒詛，相傳古時候，有人偶然進入熟番系家，討了茶喝，腹部便膨脹生病，據說是因受番婦作向的緣故。日人國分直一之友盧嘉興曾說過，他的父親盧蔗頭，住在礁吧岬地方，患病回家，請託乩童，舉行乩童問神明儀式，方知被人作向的緣故。於是地方民衆始知乩童的咒術，可以抵抗熟番的作向，乩童的活動遂更加盛行。

捉妖驅邪是乩童治病的一種法術，病患家屬準備油鍋一個，將油煮沸，由乩童指示挖出骨頭，放入油鍋滾炸，使惡鬼妖魔不再作祟。日據時期，澎湖案山里傳說黑狗精爲害地方，鬧得村裡很不平安。有一天，黑狗精及玄天上帝各選召一位乩童，都說是「帝公」，要以法術的高低來證明真假。帝公附身的乩童，把刺球打在長椅上，伏臥刺球上，腹部流著鮮血。黑狗精附身的乩童

不敢展示法術，臨陣逃跑，被追趕爬到電線桿上，筆直的睡在上面，最後被帝公附身的乩童識破，捉住黑狗精，炸油鍋消滅。

解運或改運也是乩童的一種民俗醫療方法，由乩童改掉或解除霉運，以祈求好運的到來。黃文博著《臺灣民俗趣譚》一書指出在臺南縣北門鄉三寮灣東隆宮的解運，就是由乩童主持，他一手持五營旗，一手握七星寶劍，逐一爲十方善信上擦下拭，前揚後揮。乩童法眼瞧出信徒運途特差者，便會沾起額上的鮮血作法，在信徒頭上點捺數下，表示神符勅身，神可隨時保佑。

病家問神，乩童診斷指示爲沖犯各種煞神時，就要擇日祭煞。事先用竹枝製作煞神形狀的替身，取病人衣服一件，穿在替身上面，祭煞儀式結束後，即將替身焚化，以期病體復原。病人的靈魂若被惡鬼捕捉，或病人被鬼魂糾纏時，乩童也取病人的衣服，穿在小稻草人身上，放在病患家不遠的十字路口，以代替病人，任由惡鬼捕捉，乩童這種治病法術，也叫做脫身。乩童診斷病因，若是因爲家中有夭折嬰靈作祟時，就是因討嫁討嗣而使人生病。乩童即進行安撫亡靈的儀式，即將女鬼出嫁，以期女鬼魂靈能給男方子女供奉。男鬼則要求兄弟討一個兒子立爲後嗣來供奉他，並傳其香火，舉行過房儀式後，將兄弟中一子過繼爲嗣，亡靈獲得照顧，病人就恢復健康。

病患家屬問神，由乩童指示病因，若是病人前世因財色殺人，冤魂討命時，即由乩童居中調解，使冤魂放棄報仇，並勸令病患行善積德，以禳解災厄，病體方能康復。

貢王，意即進貢王爺。王爺是守護地方的主神，地方瘟疫流行時，各村莊的守護神即統率神兵，與疫鬼作戰。爲了作戰補給，增援神兵，進貢王爺，即由乩童動員村民莊衆，備辦五、六十桌或數百份的盛大餽饌酒禮來犒賞神兵，慰勞守護神。

日本學者飯沼龍遠認為乩童和日本的降神，或鎮魂歸神並無二致，都是請神上身的靈媒。但他認為乩童的想像性質頗為豐，他在《臺灣的童乩》一文中說道：

在日本人的中間，如罹了病，就說對祖先的供養不夠，或對神主及墓地的照顧不全，這樣歸著了靈魂的問題，這是不稀罕的事。但童乩的想法更加想像性質；如果人間罹了病，就是他們的靈魂，做過了不切之事，受閻君王拘到地府，或被惡鬼所述，所以他們就罹了病，這時候，童乩就請他們的守護神到閻魔廳去談判，如果能保釋他們的靈魂回來，他們的病就可以痊癒了。但這樣談判和人世間一樣，也要用保證金才能贖靈魂回來。這完全是一種商業方法，但在人間是用金銀，在陰間那裡是用金銀紙箔，就是要送幾百幾千金銀到地府，只燒幾百幾千的金銀紙箔就可以，這樣祈禱法就是所謂落地府。

落地府又稱下地府，人們相信疾病是因惡鬼使病人的靈魂脫離身體而進入地府，日人國分直一曾撰文敘述乩童落地府的儀式，文中有一段敘述說：

法師在廳堂香案前，以桃紅色布自纏其顛，吹著以水牛角製成的「鼓角」，唸著請神咒，患者家屬在香案前，燃燒有色粗紙，一名鼓紙，揮上揮下地振動了約三十分鐘之久，神明就寄託童乩身上。神明一寄童乩，法師就唸落地獄「探宮科」的咒文。這個咒文，是說明往地獄途中狀況；因為本島人的冥府思想，具有深奧興味，所以若有其他機會，便要實行全譯。於唸「探宮科」當中，童乩在地下由閻魔就其原因，受其指示而回來。此時法師，便將乩示譯為人間語言；然而關於通譯乩示，必有預約暗號，方能判明原


因。

乩童橫臥地上片刻，表示到了冥府，向閻王請示病患的原因。有時候家中老幼不平安時，乩童亦落地府查詢。進花園與落地府很相近，都是乩童過陰的一種法術。飯沼龍遠撰〈臺灣的童乩〉一文有一段記載說：

流產或養育不好的孩子，祈禱進花園。這和落地府大體同樣的想法，近閻魔廳有一處六角亭，這裡有很大的花園，孩子們的靈魂發源在這裡的花木。所以這裡的花木若有蟲害，或營養不良而枯死的時候，孩子就不能養育，所以這時候也要請守護神來降乩，而經花園看顧花木。祈禱的方式和落地府一樣，童乩座在神前待其降神，而後拿孩子的肚掛或狗仔褲等物，手持寶劍途中遇惡魔就戰，到花園才燒金紙，照顧花木，後才回到佛前。

婦女常流產，或嬰兒發育不良，以及嬰兒夭折時，乩童即舉行進花園的儀式。俗信通往閻王殿的路上，有一個關口，名叫六角亭，婦女都有一棵生命之花栽種在六角亭旁邊的花園裡。婦女流產，嬰兒發育不良或夭折，就是因為那棵生命之花，花朵不佳，或快要凋謝，或因花根腐敗，或因肥料不足，或因培養不得其法。儀式開始時，由家屬燃燒鼓紙，法師一面吹著鼓角，一面唸著神咒。神明附在乩童身上後，法師就念誦落地府探宮科咒文，催促乩童進入地府的花園。乩童把捲著五色紙的甘蔗，揮上揮下，徘徊在牲禮桌案的周圍，象徵進行培養或整修花園歸來，信徒相信這樣可以驅逐病源。和落地府、進花園相對的，就是上天庭，乩童進入催眠狀態後仰臥於釘床上，表示上天庭謁見南極仙翁，為病患祈求長壽。

透過自我期望而達成的改變，常被解釋成乩童造成的改變。由於期望心理的作用，乩童對天災人禍的解釋，常使當事人產生安慰的效果。因此，乩童確實可以用暗示的方法治癒病人，醫學界也認為民俗醫療法對於一部分病患或病患家屬，確實有正面的醫療價值。尤其對於較易出現神佛鬼怪等幻覺的精神病患，民俗醫療法確實產生了較佳的效果。

薩滿，滿文作“”，讀如“saman”，是阿爾遊語系通古斯語族稱呼跳神巫人的漢字音譯。薩滿信仰是以貝加爾湖及阿爾泰山一帶，表現最為典型。活躍於東北亞、北亞及西北亞的各民族，譬如歷史上的匈奴、靺鞨、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赫哲、達呼爾、錫伯、索倫、鄂倫春、朝鮮、維吾爾等民族，都曾經崇奉過薩滿信仰。薩滿信仰的盛行，就是北亞文化圈的共同文化特色。

原始薩滿信仰一方面保留了古代天穹觀念中天地相通的思想痕跡，一方面也反映北亞草原文化的特色。原始薩滿信仰認為在

地下土界有惡魔，也有善神，人們在下界生活，並非酆都地獄，而是越深越溫暖的地穴，深處也有陽光，亡魂所到的地下土界，是和人間相像的另一個世界，可以騎馬馳騁。乩童信仰的靈魂概念及其對地獄的思維，主要是以民間信仰為基礎，並雜揉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三界觀念，亡魂所到的陰間冥府，是酆都城、十殿閻羅等陰森恐怖的景象，所看到的是牛頭馬面、黑白無常惡鬼等角色，並非近似原始薩滿信仰的天穹觀念。乩童與薩滿既有許多差異，倘若將臺灣的乩童歸屬於東北亞薩滿信仰系統，確實無從凸顯臺灣乩童文化的地域特徵。

在北亞崇奉薩滿信仰的草原社會裡，人們總是將生病或是災禍歸咎於神靈惡魔的責罰或侵擾。病患得罪了祖先神靈，或祭祀不周，或許願未還，病患就要供奉祭品，請神息怒。倘若是惡魔攝去病人魂魄，就要請薩滿作法，打敗惡魔。如果是妖孽作祟，就要請薩滿跳神驅崇。薩滿信仰就是與役鬼驅崇有關的魂靈崇拜，他們相信動物的魂靈是可以供薩滿驅使的神靈。

薩滿跳神治病時所穿戴的神帽、神衣、神裙、腰鈴等神服及所使用的神鼓、神刀、神鞭、神槌等法器，都是巫術法力的象徵，它能賦予薩滿超自然的神力。缺乏神服、法器，薩滿就無從施展其神術。神服不僅是薩滿的外部標誌，其神服上的圖案、配飾也有它獨特的象徵意義。其法器不僅是祭神歌舞中的主要道具，而且也是薩滿驅邪護身的靈物。

在北亞民族的傳統社會裡，請薩滿禳災祛病的活動，相當普遍。薩滿被認為就是民俗醫療的靈媒，兼具巫術與醫術，可以說是醫治身心的醫者。《多桑蒙古史》一書已指出，薩滿是一種術士，能通鬼神，兼治疾病。據《女真傳》一書記載，女真人「其疫病則無醫藥，尚巫祝。病則巫者殺豬狗以禳之」巫者就是薩滿，薩滿認為人們患病，或因其祖先神怪罪，或因鬼魔作祟所致，必須殺豬狗以禳之。蒙古社會的孛額，就是專門施展法術為人們禳災治病的蒙古薩滿。古代蒙古人多相信人們的災病，多因惡鬼為厲所致。相傳窩闊台汗曾因在修建寺廟的時候，砍伐樹木，因此，那地方的神祇前來作祟，於是就做大黑天之法，病就好了。滿族社會多相信人們患病，是被冤鬼作祟，家人必須為之延請薩滿驅崇治病。達呼爾跳神驅崇的薩滿，頗為族人所信

服。《黑龍江外紀》有一段記載說：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中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則猙獰，媽媽神來則噢咻，姑娘神來則靦覷，各因所憑而肖之。

引文中已指出，薩滿就是巫覡。薩滿作法降神後，身軀淨空，成爲神靈的載體，薩滿失去本色，老虎神附身後，薩滿面目猙獰，媽媽神附身時，則其聲噢咻，姑娘神附身時，則羞答靦覷，薩滿降神附體，是一種巫術活動，巫術就是薩滿信仰的基礎和核心，因此，薩滿活動就是祓除鬼祟的巫覡。吉林永吉縣舍嶺村的薩滿，又叫單鼓子。當地旗人相信人們染病，多因鬼魅作祟，所以必須延請薩滿治病。《雞林舊聞錄》記載舍嶺村薩滿跳神治病的內容頗詳，節錄一段內容如下：

巫者各穿神衣，戴神帽，腰繫鐵串鈴，擊鼓鳴囉，以請神主，名曰「請大位」。待神來時，巫者亂跳亂叫，自報神名，用針刺兩腮，以顯其神靈之威。些許退神，再請金花火神、牛神、馬神、虎神、狼神、豹神，繼續再請其他各神，直至天亮而後已。狼神來時爲狼叫，虎神來時爲虎叫。

引文中的巫者，就是薩滿，薩滿跳神禳災驅祟時，必須穿神衣，戴神帽，腰繫神鈴，擊鼓鳴囉，始能產生神秘的氣氛，使神靈附體，狼神附體時，薩滿的叫聲像狼嚎，虎神來時如虎哮。薩滿跳神，就是作法降神的一種巫術活動。《龍沙紀略》記載薩滿跳神驅祟的內容，亦極詳盡，節錄一段內容如下：

降神之巫曰薩滿，帽如兜鍪，緣檐垂五色繒條，長蔽面，

繒外懸二小鏡，如兩目狀，著絳布裙。鼓聲闐然，應節而舞。其法之最異者，能舞鳥於室，飛鏡驅祟，又能以鏡治疾，遍體摩之，遇病則陷肉不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而病去矣。多魅爲嬰孩祟者，形如小犬而黑，潛入土，惟巫能見之。巫伏草間，伺其入以氈蒙突，執刀以待，紙封挫門，然燈於外，魅知有備，輒衝氈而出，巫急斬之，嬰頓甦。婦著魅者，面如死色，喃喃如魅語，晝行有小犬前導，巫亦能爲除之。病家束草象人，或似禽鳥狀，擊鼓作厲詞以祭，喧而送之，梟其首於道，曰逐鬼。

引文中指出降神的巫者，就是薩滿。鬼魅畏懼鏡子的反射光線，飛鏡驅祟，是薩滿普遍使用的法術。鳥神聽命於薩滿，供其驅使，舞鳥於室，以捕捉鬼魅，驅除病人體內的惡靈。鬼魅作祟，病家可束草人，作成病人的替身，祭祀後送上路，梟首於途，稱爲逐鬼。有的薩滿則將人形替身，用針扎刺，或用火焚燒。蒙古族的薩滿則利用人扮鬼，讓他穿上病人的衣服，從燒旺的火堆跨過，趕走惡靈。索倫族的薩滿進行驅祟儀式時，常由薩滿用葦子紮成男女兩個草人，頭部貼上近似臉形的剪紙，放在蒙古包東南角上，下墊羊皮一張，薩滿將一碗稔子米撒在病人身上，使病人康復。崇奉薩滿信仰的各民族，普遍相信病人身體內的惡靈驅趕到替身的身上，梟首於途，或以火焚燒，嫁禍於替身，病人就可痊癒。有的民族則通過宰殺一隻活牲畜做爲替身。伴隨著靈魂轉體思想的產生，後來又出現了象徵性的替身，例如將病人指甲、頭髮、衣物等予以焚燒，施展交感巫術，做爲巫術摧燬的目標。鄂倫春族的薩滿降神作法，進入無我狀態時，腳步飛快地旋轉，環視屋內各個角落，在黑暗中尋找鬼魅，然後指著某一器物，猛然敲鼓搖鈴，急速作出驅逐惡魔的動作，並向病

人象徵性地砍去，使病魔遠離。錫伯族也相信人們患病是被惡魔纏身所致，必須倚靠薩滿所領的神靈驅逐惡魔，疾病始能痊癒。家宅不寧，災禍頻傳時，也要延請薩滿鎮壓邪氣，使鬼魅不敢作祟。

崇奉薩滿信仰的各民族多曾按照方向將天分成若干區塊，爲了禳災除病，就要請求東南方向的天，同時唱誦禳災除病的祭天歌。滿族薩滿有祭星神禳災驅祟的活動，先由薩滿剪紙人若干張掛起來，然後對著北斗七星祈禱，藉著七星神的力量，將附在病人身上的惡靈驅逐，嫁禍於紙人。赫哲族也將北斗七星視爲禳災除病的吉星神，由薩滿祭祀北斗七星神，相信可以禳災驅祟。和邦額著《夜談隨緣》一書記載了一段薩滿逐鬼的故事。乾隆年間（1736-1795），北京城內有一個叫做莊壽年的人，因遭黑狐作祟，病況彌篤，無藥能醫，於是延請鑲白旗蒙古穆薩滿作法驅祟。只見穆薩滿頭戴兜鍪，腰繫金鈴，鼓聲咚咚，口誦神歌。神靈附體後，穆薩滿驅步登樓，遂用神叉殺死一黑狐，病者即康復^②。《遼史·歲時雜儀》有一段記載云：

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爲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戌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乃出。

契丹族正旦驚鬼的巫人，就是薩滿，燒地拍鼠，就是一種驅祟的巫術活動，也是一種火神崇拜的薩滿文化。北方諸民族多崇拜火神，在日常生活中，火神比其他自然神更受崇敬。他們認爲火是聖潔的象徵，可以去污禳災，祓除不祥。對於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而言，火神永遠起著禳災驅祟和保護族人的作用。薩滿信仰把火神人格化，祂可以驅寒除邪，庇護人們。北亞各民族

頌讚火神的薩滿神詞、神諭、神歌，佔了很大的比重，具有濃厚的北方文化特徵，形成了獨具特點的崇火習俗的文化傳播圈。

《多桑蒙古史》一書已指出，蒙古薩滿能禳災除穢，宮廷器物及進貢品，都由薩滿以火神的威力消除污穢邪祟。《金帳汗國興衰史》一書認爲火淨禮是薩滿信仰的特有儀式，火神會帶走一切惡物。由於火本身的聖潔及火神的威力，火療法就成爲薩滿驅祟治病常見的一種民俗醫療方法。

巫術是薩滿信仰的基礎和核心，薩滿的驅祟治病儀式，含有濃厚的巫術成分。薩滿的神服及法器，都是巫術法力的象徵。例如錫伯族薩滿的神帽是用鐵片製成的，神帽前面中央有一塊玻璃鏡，起著驅祟的作用。神帽後面中央，有兩條飄帶，胸前垂著一面護心小銅鏡。腰圍布裙，布裙上又圍著十二條飄帶，在飄帶上用彩色絲線刺繡出日、月、松、飛禽、蜥蜴、鹿、蛇等生物，顯示出薩滿與這些自然神靈的親密關係。在飄帶外還圍著圓形布條神裙，腰上繫著大小不同等銅鏡十三面，薩滿跳動時使銅鏡碰撞震動的聲音，可以把惡靈嚇走。鄂倫春族薩滿的神服、法器多用雄性麕子皮或犴皮製成的，胸前分兩行釘著六面銅鏡。薩滿神帽是用薄鐵片或鐵條圍成骨架，然後在上面加以配飾。冒頂後部的兩邊豎立兩個金屬鹿角，上繫長短不等的飄帶。鹿角神帽可以鎮妖除邪，神帽前部中央立著一隻銅鷹。神鼓和鼓槌是薩滿在祭祀中代表宇宙的法器，神裙代表雲濤，腰鈴代表風雷，神帽和銅鏡代表日月星光，帽頂的飛鷹象徵薩滿能在宇宙間自由飛翔，鼓鞭則爲宇宙坐騎，鼓聲的緩急代表飛天步履。精靈懼怕鐵器，銅鏡的光線，也有避邪祛祟作用。科爾沁蒙古族的薩滿認爲銅鏡能發光，也會飛翔，可以嚇退邪魔，驅祟治病。因此，與其說薩滿是宗教觀念的體現者，還不如說薩滿就是驅祟治病的靈媒。

滿族、索倫族、鄂倫春族、赫哲族、達呼爾族等氏族，從古代以來就流傳著薩滿過陰追魂的故事。其中《尼山薩滿傳》(nisan saman i bithe) 就是以北亞部族的薩滿信仰觀念為基礎的珍貴文本。在薩滿過陰追魂的過程中，薩滿大量使用巫術。海參崴本《尼山薩滿傳》滿文手稿，對薩滿降神作法，魂靈出竅，過陰收魂的情節，描寫細膩。原書敘述從前明朝的時候，色爾古岱費揚古前往南山行獵時，突然氣絕身亡。色爾古岱費揚古的父親巴勒杜巴彥員外請求尼山薩滿救治。尼山薩滿洗了眼臉，擺設香案，右手拿著手鼓，左手盤繞鼓槌，開始跳神作法，唱著火巴格(hobage)，喊著德揚庫(deyanku)的神歌請神附身，喋喋地傳達神諭，因為閻王爺差遣鬼魂把色爾古岱費揚古的真魂捉到冥府去，所以得病死了。尼山薩滿穿繫了神衣，神鈴，戴了九雀神帽，唱著尾音和格亞格的神歌，尼山薩滿進入催眠狀態，魂靈出竅，獸神跑著，鳥神飛著，走向冥府而去。後來到了紅河岸渡口，因無船隻，尼山薩滿開始作法，唱著神歌。

神歌尾音額伊庫哩也庫哩，節奏或快或慢，聲調或緩或急，氣氛神秘。唱完神歌後，把手鼓拋到河面上，變成了一艘渡船，薩滿站在上面，就像旋風似地轉瞬間渡過了紅河，都是巫術活動的重要內容。尼山薩滿繼續前進，到了閻王城門，護城關閉，城牆堅固，尼山薩滿進不去，她十分生氣，開始念誦神歌。

神歌尾音「克蘭尼克蘭尼」(kerani kerani)，請來了尼山薩滿所領的神靈，主要是飛禽走獸。神歌的大意是說在東山上棲息的飛鳥，在長齡山上棲息的檀木鬼崇，在山崗上棲息的橡木鬼崇，在石窟裡棲息的蛇蟒，在鐵關裡棲息的彪虎脆牲熊，在山上盤旋的金鶴鴿，在盛京盤旋的銀鶴鴿，飛鷹、花鷗等飛到閻王城

上，一隻大鳥俯衝下來抓住色爾古岱費揚古高飛帶走了。尼山薩滿倚仗她高強的法術，進入冥府閻王城裡救出了色爾古岱費揚古。在返回陽間途中，尼山薩滿遇到她死去多年的丈夫燃燒油鍋阻攔，要求附體還陽。因丈夫的軀體已腐爛，不能救治。但他不肯寬恕妻子，要把尼山薩滿推入油鍋。

尼山薩滿唱著神歌，請來在樹林盤旋的大鶴神，抓起他的丈夫，拋下鄆都城，使他永久不能轉生。神歌的韻律和諧，尾韻規律，烘托了神秘的氣氛，有助於巫術的作用。《一新薩滿》所述丈夫德巴庫阿在途中阻攔被拋入陰山下面的情節大同小異。故事中描述一新薩滿心生一計說道：「丈夫，你倘要復活，請你將手放下，坐此鼓上，我將你送回陽世就是了。」一新薩滿看他坐在鼓面上，回頭吩咐她的薩滿神名叫愛新布克春急速帶他到那括文庫阿林即陰山後面，把他擲下，愛新布克春就把鼓和人一齊帶到陰山後面擲下了。一新薩滿領著衆神到了冥府第三道關口被惡鬼攔阻，她搖身一變，就變成一隻闊里(kori)即神鷹，一霎那間竟騰空而起，飛進城中去。一新薩滿能支配愛新布克春，又能變成神鷹，都是巫術的作用。

乩童信仰與薩滿信仰都是屬於古代巫覡文化的範疇，惟因其分佈地域不同，生態環境有差異，而形成不同系統的民間信仰。典型的薩滿信仰，盛行於北亞草原社會，相信萬物有靈，是屬於多神的泛靈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等，薩滿對於各種動植物及已故祖先或英雄等神靈所以具有特別的力量，是因為薩滿和那些神靈具有圖騰或同宗的血緣親密關係。乩童信仰也屬於泛靈崇拜，乩童的守護神，多屬於偉人崇拜或英雄崇拜，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中的動植物或飛禽走獸等神祇，則較為罕見，缺乏草原氣息。

靈魂的飛昇，導致宇宙概念的發展，北亞各民族對自然宇宙的觀察程度及靈魂飛昇概念的不同，他們對宇宙層次的想像，就有了差異。原始薩滿信仰一方面保留了古代天穹觀念中天地相通的思想痕迹，一方面也反映北亞草原文化的特色。原始薩滿信仰認為在地下土界有惡魔，也有善神，人們在下界生活，並非地獄，而是越深越溫暖，深處也有陽光，亡魂所到的地下土界，是和人間相像的另一個世界。佛教、道教普及於北亞草原社會後，薩滿信仰也雜揉了輪迴、酆都城、十殿閻羅等觀念，以及牛頭馬面、黑白無常惡鬼等角色，北亞草原族群的亡魂所到的下界，也不再是像人間獵場、漁場那樣美好的另一個奇異世界。乩童信仰的靈魂概念及其對地獄的想像，主要是以民間信仰為基礎，並雜揉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三界觀念，並無近似原始薩滿信仰的天穹觀念。

乩童與薩滿的社會功能，頗為相近，乩童與薩滿的民俗醫療效果，對於一部分人確實可以產生較佳的效果。薩滿跳神作法以後，因受到自我暗示或刺激而產生人格與精神意識的變化，逐漸達到忘我境界，接著進入催眠狀態，魂靈開始出竅，薩滿過陰進入冥府，找尋亡魂，然後護送死者的魂靈，返回人間，附體還陽，使已經病故的死者復活，薩滿進入靜止狀態，停止呼吸遊歷地府的時間，長達數日之久。薩滿魂靈出竅，過陰追魂的法術，是北亞薩滿信仰最主要的文化特質，乩童雖然也有落地府，進花園的過陰法術，但乩童的催眠狀態，並非靜止的狀態，也缺乏找尋魂靈，護送魂靈，附體還陽的法術。乩姨問神牽亡雖然進入催眠狀態，但她裝作亡魂口吻說話，同樣也不是靜止的狀態，乩姨也缺乏靈魂出竅，過陰追魂，附體還陽的法術。

乩童與薩滿都是靈媒，人們相信可以溝通人與超自然界的關係。乩童與薩滿作法時的精神現象，都是一種習慣性的人格解離，乩

童信仰與薩滿信仰都是以巫術為主體和主流而發展起來的複雜文化現象，薩滿信仰是北亞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質，女真、滿族、赫哲等族所崇奉的薩滿信仰，是屬於東北亞文化圈的系統，臺灣的乩童，並非屬於東北亞薩滿信仰的系統。

乩童流血性質的表演，主要用七星劍、沙魚劍、狼牙棒、月眉斧、刺球等法器，表演割舌刺骨、砍背劈額，鮮血淋漓，狂舞亂吼，這是乩童的主要特色。薩滿也有上刀梯等考驗方式，但它是以不流血性質的表演為主。薩滿法術的象徵，主要為薩滿的法器及神服，薩滿跳神治病時所使用的神鼓及銅鏡等飾物，不僅是薩滿的外部標誌，而且也是薩滿巫術法力的象徵，缺乏法器、神服，薩滿就無所施其神術。乩童與薩滿確實有許多共同特徵，但也有許多差異，為了突顯乩童的特徵，除了真正崇奉薩滿信仰的北亞地區外，臺灣的乩童，確實不應歸屬於北亞薩滿信仰系統。



滿族薩滿耍鼓模樣



滿族薩滿迎神模樣